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一百八

刑法門



學獄

刑法總論

見前卷

事類

學斷

漢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還鬼盜肉父笞湯湯乃掘糞得鼠及餘肉効鼠掠笞傳受書者

訊鞫論報并取肉具礮堂下父視文辭如老獄吏遂使書獄

一一獄之書乃爲

爲律父也別本傳

疑獄

疑赦

疑獄況與共之

諸一獄雖文致於法

疑獄況與共之

而於人心不厭者輒

衆一一之記王制上疑譏而於人心不厭者輒

景帝詔

論決

高帝訖御史獄之疑者吏不能決使有罪者久

景帝詔

而不一無罪者久繫而不一

自今縣道官獄疑者各誠萬所一千石官一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

當處也其

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亦報之廷尉不能決者具奏

平車

張湯決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

尉史一一疑法

全亭均也奏疑獄事必先奏上分別其

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

廷尉挈令著謂明書之

按訊

崔善史

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代式

史

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揷監揭素索簿閱實善為

執板暗唱无一差謬

大驚自是四方疑獄悉令一一皆究其

情

杜佑補剡縣永常遇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

卒處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二

一契要无不盡元

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常思謙高宗賢之疑

并州賊

獄劇事多與一一

唐韓思彥字英遠使并州判賊船人主名不立碎胡攘刀而汙

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

出亦有問者皆曰有之乃

物色推訊遂擒真盜史

工州盜

崔從字子乂攝守

已具從疑其冤縱

訊不承

成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

不治俄得真盜

言不承

墊江賊陰殺令其主薄疑小史

導之

曉示曰我且訊也

似必誅

韓滉罪涉

下踰月吏暴死汭聞益詳於獄

君子以明謹用刑

仲秋命有司嚴百刑

留獄不留

獄易放卦無咎

仲秋命有司嚴百刑

梁山謀逆

宋璟京兆人權

者勒河南尹王忬馳

責塗鑄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

三年以上者皆原之

其獄初詭稱婚集多假貸事弄坐貸人

環曰婚禮借索大同

少狂謀率然非所防意便知而不假是與爲

久非知何罪之云

紛數鄧琬貢米

唐扶字雲翔太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

百人登琰貢米

鐵券督度支一歲支漕一千斛吏責償

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

扶奏申釋之詔切

責塗鑄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

三年以上者皆原之

千數不決

殷侑初塗鑄度支使篤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

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一百一

時

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

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三赦不原白居易字樂天

度支有因繫閣

鄉獄更一一得一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父繫妻嫁女

債无償期禁无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女隸

至和中陳執中爲宰相其嬖人張氏女女隸至死臺

女隸官趙抃淮道極言執中營救張氏故獄久不直

爲冒官戶

劉敞字原父治長安豪猾欵手良民得賊大姓

神為令時黃勃家不徭役盜相祿臺以己祖母合葬之謾云祿
繼室也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閔冒不敢言
更受財輒爲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伏罪會大赦未斷而公去
雍偉因謀變及前狀是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長轉二年廟
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

後更大赦杖之已

冤獄

非罪之中一其一也

語五

無辜

篇侯夢入披髮
北面而譟曰子

爲渾良夫叫

五月霜

鄒衍被囚仰天而嘆——降——二年旱

婦養姑

妻謹夫死不嫁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毅姑獄掾子公明之不可竟殺之郡界旱——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雨又上虞孝婦事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鳩之竟結其罪孟嘗伯周爲戶曹明之不可亦連——後太守殷丹至明之遂雨

血逆

流

晉劉曜大連爲司直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

奏曰斬伯著棺送逆上絲棺未復下流百姓謹謹

寃伯子惠亦訴

孕不貸

高駢字千里駢之自將出屯也突

父不乏軍刃

將亂乘門以入監軍叔役夫數百

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

衣廩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繫殺之夷其族雖一者

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婦傷之疑其畏死謂曰

以子正我一詣曹司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劙

就戮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

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驚聞如今日冤也逮

死神色晏然蜀

成汭頗知吏治

人聞者爲垂泣

吏暴死

事見前疑獄注

宋申錫

既

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

東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平申錫曰

吾首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鏟去奸亂反爲所羅織夫人纂
申錫豈反者乎因與泣後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
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歎曰我當時
亦悟其失而訴忠者迫我以社稷計爾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
此因追復右丞李昭德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謀逆既而俊
而快報獄靜蘇逢吉事見前獄注鬼哭李錡之誅大霧三日
俊臣報獄靜見前獄注鬼哭李錡之誅大霧三日
上疑其冤詔权葬張齊賢言本朝太宗朝令州縣每
月具禁放數聞故爲淹滯者放黜免獄全活者
無免滯則校馮元吉辨石州判官二人特超一資賜緋章服獎之宝
其旌賞會要訓行狀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筆楚
夢人來告胡宿字武平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
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
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且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
知其由也公取獄辟窮治乃被歐之婦與吳姓
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之仲孫審獄
姚一一爲許州司理時有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
訴里胥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抵死
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
盜嗣宗喜曰一一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
獄全活者張全辨一一方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
數十人張全辨囚問輒不伏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
而辨之得不死人皆伏其明唐肅白免迎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
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一其一而知州
馬知節趣令具獄肅曰寺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厚德錄

以它事繫臺竄捕案之敷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貴倖

——兩賂貴妃姊妹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

貴倖

鬻南裴寬遷刑部員外郎騎將軍馬崇冒殺人而

鬻南

王毛仲方以——將——其獄寬固執不從

參軍鬻南

陸肱宣宗時除刺史有錄事——頗尚修潔肱召問曰錄事參軍有幾對曰有三下等懦政虐刑貪財——獄即懼太事唐語林

門如沸湯李義府母與妻諸子皆市獄——

厲謝中庭

見寬

察獄

子文色動

魏護軍營士簣禮出不還營以爲亡沒事其妻盈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爾夫

不與人交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

柔察——應對召至於是扣頭首殺禮

胡質爲常山太守士盧顥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見其比居年少書吏——遂窮詰罪人斯得矣

黃

門伏罪

吳孫亮事見續集梅子注

馮昌且服

符融字博林善斷獄董豐遊李三年而反

宿妻家妻爲賊殺妻兄疑豐融引問汝初行不有怪及卜占否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馬左溫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至妻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言皆不從妻乃自沫枕而寢融曰易坎爲水離爲馬南渡旋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左向濕水也水左有馬馮字兩日昌字其——殺之昌乃——與妻通期新沐二者枕——爲後山且盜

冀州有老母遇劫唱盜人爲遂之擒盜反誣行人日暮母及路人莫知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盜其發奸摘伏如此

惟有廷掾

後漢周紂字文通爲邵陵相廷掾憚紂嚴明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紂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怒

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橐入城對曰一一一耳
又鉛下云外惟廷掾疑君與死人語乃收廷椽而考問其服不
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令吏追聽有一人持一尺絹到市賣遇
一頭兩鬚當別因爭互是我縫太守薛宣呼騎吏斷各與半
使追聽之後人曰君恩縫主稱冤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服
今吏縛來陸雲爲凌儀令人有被殺主名不立云錄其妻
果得之云子長爲政李一欲知囚情以梧桐爲
與妻同謀殺人像內之形鑿地爲坎置木囚於
其中罪若正木囚不動若有怨懷素守法馬一字惟白
囚即動豈囚之情著木人也懷素守法魏元忠謫嶺表
太僕崔貞謹東宮孤樟之祖道張易之怒使上急亦告貞
達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
謹餓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寧布奏事戶
下漢不坐罪人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餓闢之人且陛下操殺
生之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人既付臣按惟知守陛下法爾后竟解
刺史初州有——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月
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王充論衡伊闢守尉
鄭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扒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
手殺其夫也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
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挾人殺妻李景略涼州
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王充論衡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
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獄吏不能効訊得實情以景略驗之
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被髮最遺為楊州刺史
血脣行前謝而上譴賓錄女哭不哀行部聞道傍一子

而一一問之。天燭燒死，勅吏輿戶令人守曰：當有物往。更白有蠶聚頭所，邇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耆老傳

婦哭不悼

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

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戶側。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鑿，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貢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辛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酉陽雜俎

刻金化土

李汧公勉

蜀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縣將置府庭。邑宰欲以爲殊績，慮公藏之，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空塊土矣。莫不驚駭。以狀聞。金至，姦計換之，就鞠其索，獲金，里社皆共證。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拘繫獄。鬻以刑辟，結成具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偶有宴筵，語及斯事，皆共驚嘆，以爲昧篋牙齧無足訝也。時袁相國宏亦在幕。

中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曰：邑宰者非判官親乎？與之無素。袁相曰：甚寢此事，更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豈別有所見？非判官莫能明之。袁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云：閱廳間二百五十餘塊，語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之力，乃一農夫，以竹昇至縣境，計其金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於是群疑大豁，遂獲清雪。汧公屢服無已。每言才智不及其後，屢涉清途。至德宗朝，為宰相，勣談錄

失入

刑法總論

失入法嚴矣諸官司失入人罪一名為首者當職官勒停吏人阡里編管第貳從當職官衝替事理

重吏人伍伯里編管第參從當職官衝替事理稍重吏人隣人編管第四從當職官差替吏人勒停貳人各逆加壹等謂如第四從依第三從之類為首者當職官追壹官勒停吏人貳阡里編管參人又逆加壹等為首者當職官追兩官勒停吏人配阡里以上雖非壹案皆通計並不以去官數降原減末決者又逆減壹等謂第二從依第四從三人恰一人之類會恩及去官又逆減壹等以上本罪仍依律其至官會恩者本罪自依原減底即事以疑慮君係強盜及殺人正犯各應

配或中散大夫以上及武官犯者奏裁諸官司奏駁入人死罪不當者杖壹伯諸官司失出人罪者依因罪人以致罪法諸命官犯贓至死後因理雪改正勘官吏合行收坐者正依化人所降特从流罪理為失入

事類

刑罰

則懼

入人之罪

情匪哀

理爭

情矜

哀

明啓並

枉撓

一不當反受其殃

私曲

察阿黨

謂獄

官以

恩

記

宋申錫

見前冤

蕭處士

唐昭字本道御史大夫

死詔羣臣議臨曰齡之貪賊狠虐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它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也不可為後世法帝然故入死罪本朝建隆一寺五代以來刑典施廢州郡獄之多不習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

民馬從玘子漢惠无賴嘗害其從弟從玘與妻及次子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按誅從玘妻及次子上怒超等

一一一令有司劾之並除名

雍熙二年九月判刑部張佖上言望

流扶海島自是人知奏法自今應斷奏一一一者不得以官減贖援法官削一任長吏立停見往從之嘗有犯大辟者詔特減上謂佖曰朕以小人冒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徵文之也佖對曰先王立法蓋爲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以語寧相且歎賞佖以爲知他日復得厚官可不重責罰邪

恨入死刑

至和二年二月廣州司理陳仲約一人

曰死者不可復生獄吏難暫廢

他日復得厚官可不重責罰邪

失出

寧失

與其殺不辜

寧失

賞不僭刑不濫

不幸

容

不經

而過

母濫

左

自

古

自

古

自

姦一礼惠暴一而寬惡也刑法志

殺人不死傷人不刑是張縕古自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爲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

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者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有罪故吏皆深文帝

豐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刑法志

徐有功

竇孝謹妻

奴怖以妖祟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薛李昶鞠之龐富死有功明其枉李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吏泣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邪安步去后詰有功曰公比斬獄多失出何耶有功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台嘿然

盧爲臣

商字一一同平章事太中元年春旱詔商興御

昌軍節

度使

緩死

中孚君一言
獄一月

平議

讞一也
前景帝詔

讞于人

族

有死罪獄成有司

公曰宥之及三

讞所屬

前獄獄

宥不對走出致刑于匈人

記文王世子

注詳

讞不當前獄類

讞不厭

前獄為馬乘輿

文帝朝張

尉上行中渭齋有人行從橋下走謾驚乘輿釋之奏犯蹕罰金

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所公其時上誅之則已既付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用

盜廟環

又有高玉者釋之奏

法一傾人安所措

如盜長陵一抔土

可前奏

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成讀之

皆伏寬所奏即得上曰

非俗吏所

為也湯卒寬為奏

譏掾識以古法議決獄

爲也湯卒寬為奏

譏掾識以古法議決獄

幸宣室

夫決獄

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朕甚傷之季秋後

請讞時上

一一爲廷尉

益精明

國飲酒數石不亂冬月請

治讞飲酒

一一爲廷尉

朱博淳

廷尉職富讞平

天下獄恐為官屬所証

謂掾史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試

取吏議難知者來為諸君覆之乃

一一十中八九吏大驚異

傳命誤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矯詔當斬郭躬曰法

故誤一一當罰金帝曰疑其故

立也躬白曰君子不逆詆帝曰善

爭死上

孔融凡褒二不

在融匿之事發升叔褒融弟死問母二曰家事當在

長妾合當辜一明一郎不能決乃一讞詔坐褒

法不當

張縕吉除大理丞河內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狀

坐

縕古寃其獄辨好德瘡疾有愆一一御史權萬紀

縊去情狀可憐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五法耳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肅善始

奏不應死 狄仁傑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

傑一一一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

高廟主環文帝欲寘之族張釋之廷諫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致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此謂陛下爲

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僕不土曹

李日知歷同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无又致嘗免一

囚死少卿胡元礼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无生理

法有自

囚无死法皆以狀讞而后用日知議

從

李峴於東京平陳希列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恐抵死崔器附致深文峴獨曰一一一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

外

四

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羈胡乱常譖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陛下之親戚動舊子若干一日皆血鉄砧尚爲仁恕哉衣冠

法有重輕

魏墓中尉仇士良輔奴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

命斬囚以荀御史中正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

法官也決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墓上言事繫軍

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縣令獄不在

四

家峴更生

李峴事見前註詳

得戮論止 孔戣字君嚴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

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殘據慨論

正貳少和殺易簡奪刀三月俸

牒

京師

天下聚論

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一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一一一章禁系撓

科條叢纂

王播進刑部侍郎是時天下多故大理入餘慶免死徐有功

理議讞

播悉置格律坐隅

餘慶免死

時博州

刺史王冲責貞錢於貴鄉遣家奴督勦與尉顏相聞知效自市弓失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魏元忠謂餘慶為冲督償通書令謀明其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虺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後被言是為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後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殺功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虺首有功答曰虺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為虺首答曰若虺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死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當此時李右衛仗在廷陛數百人皆縮頸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

免死蕭何任廣州都督受賄當死詔羣臣議請戮于朝唐玄宗建言羣臣不知陛下議之之意在律王族戮於憲議

外二十二

四子

親也刑不上大夫議置也今虧之貪賊狼毫死有餘咎陛下以異于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例不覆讞見前

詔與詳讞

韋弘

吏弘景御史

置笏在此

崔元亮右散騎常侍字晦叔鄭注誣宋申

錫捕逮倉卒内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孟子有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令今殺一凡庶尚稽典律况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

特從上讞

仁宗天聖五年詔大辟

國史

申嚴奏讞

紹興初陳去非在黃門始

不當之令其後寢寬慶元中東南有因害人被歐死者而行凶之人作可閔奏裁姚愈次

韓爲御史言如此是罵人之罪重於殺人三年爲印免

三月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

僞印免

死

趙抃爲武安軍推官有造一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

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

疑讞之卒

一府皆

服蘇內翰撰神道碑

推斷致刑

豐卦君子以明政

貴卦君子以庶折獄

易

敵要

囚

不一一伏念五六日至于旬

人獄入鈞金三

歲散折獄明

時要囚謂審其要辭書康語啓刑書

脊占

咸安中正決小罪

孟秋天子命有司繕囹圄

無留罪

書呂刑

具桎梏斷薄刑

人獄入鈞金三

歲散折獄

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

兩齊禁

以一一人獄入鈞金三

斬殺必當一一有

日致于朝然後聽之

獄

相告罪也刑券書也使名竇券書又入鈞金三日而聽

之亦重刑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鈞三十斤

禮

聽

以一一獄訟求人情一曰辭聽二曰色

協口殺同上

五聲

同上

自職聽于朝要之羣士司刑皆在各畢其刑

以議獄三成士師受中一一刑一肆之三日

十日斷寇以

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用情訊之至于旬乃

以小大之獄雖

用情理之一一乃一裏有可出也並

公曰小大之獄雖

不能察一一左得其情

孟民使陽曆為士師問於曾子

莊子曰如一一則哀矜而勿喜

語

意請問於囚乃立囚州犧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

嘗學斷

見前季

片言折

子曰

可以一道囚

獄詳

折者其由也

欽語十三

意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犧伯州犧曰

曰夫子為公之厲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注上下手以一左襄公二十六年

舉要辭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

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羣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甚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盟曰卅二无失敗若羣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羣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一其契遂奔晉注一契之一

矜

淮南衡山王謀反發斂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一持斧鉞詣淮南獄以春秋義專斷於外不請既還上皆

呂后

外二十二

是之前雋不疑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聚黃犢車請

五行志比闕自謂雋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而雜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叱從吏收縛不疑曰昔雋嘗違命出奔衛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而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謂

陳寵奏

後漢

霍光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咸之曾孫明家業天下獄訟其所由決平无不厭伏時肅宗詔絕鉛鑽慘酷之科人俗和平屡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十月冬初而已元和年旱賈崇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洩招致災旱寵奏冬至陽氣始萌令曰諸生芻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降盛怒不可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為廷尉每附輕典從寬也

恭疏

和帝令麥秋案驗薄刑司徒一上諫盛夏召農人

魯

拘時上失天時下傷農業夫吁嗟王道為虧後卒施

寺中二絕

宋其軌為大理卿蘇珍之為大理正寺中語

以為

北史齊東北都傳

並令捧殺

梁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素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懶出

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賊亡命感於正家自

匿薄暮壅起則剥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

討及元帝即位懲前政之寬且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

且數千人有司請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

之事未

行而城

單言輒判

李程字表臣調藍田尉縣

一功待

陷隋史

單言

輒判

有滯獄十年程

報

嚴郢字叔教御史臺

請天下斷獄

唯殺人許償

死論徒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符印強

放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

州部審覆

徐浩

一一

輕重

女厲進謝

將張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

盞合乃論決

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

道人素狂

薩懷義陰

慕力少年

千人為浮圖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

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至坐大榻上矩召吏

受辟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

唐卿所斷

理

是

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

唐卿所斷

高宗

嘗親錄死囚

前

者悉號叫稱冤贍所入者獨无

言帝怪問狀囚曰

既非冤贍所以絕意

舊史

張說

戶按

字道濟，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

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橫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經時不

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盡得其情狀。自論枉被係禁，一切釋之。故睿宗勞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

韋君所論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

自以

元懿寬平

鄭惠王數斷大獄務

高宗嘉之

守貞裁

死无恨

裴

天授中為司府丞推

獄務

爲大

恕

覆詔獄多

全免數十姓

仁傑平恕

狄爲大

獄

永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

時號

本傳

呂諲平反

中興三司同鞠大獄，獨引繩文

傳會經義而

之當時卒用中興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

予主頑怪書一書，未有以罄喪事。上書於故志未伸，辭書無由。悉備凡所有者，不逞薄於自奉以致之耳。問有先世所立教訓，皆不應得之。特錄此以備以教，恐後籍散失。不孝之罪莫大焉。至於信區陰盜之徒，又不仁不義之甚者矣。予故著之，簡端使信者守者，惕然知警。至大家宰，送孫向容曹淇文漢達哉。

○刑法門

拷訊

刑法總論

拷訊法嚴矣諸捕盜官獲盜應拷訊若過伍拾及以他法者論如考囚法即非應考訊而考訊杖壹

伯考滿貳伯者徒貳年傷重若致死者論如前人不合捶考律元無可疑之狀者各不以失減

事類

一連十

韓助

十連百

同上

死有餘辜

捶楚

之下何求不得雖臯陶聽之猶謂一者

罪得其實

文刀解械

得潭戴就

會稽

大針刺指爪中令肥土爪悉落安曰太守

贓罪狼藉君何骨肉抵扞就曰太守部符大臣奈何誣枉忠良安奇其節操

解釋郡事

破械勸誘

吳陳表文與爲

士皆愛附之時有施明盜官物明壯悍收拷極毒雖死無辭孫權以表得健兒心以明付表

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服兼引支黨權奇之遂捨明罪

何故夜拷

常林夜掘吏崔林聞曰君爲尉邪常曰無崔曰

懲卒從吏訊

鄒陽獄中上書曰左

拷訊取服

隋煬帝時盜發

帝令於士盜捕之少涉疑似皆

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

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

謀反下獄仁傑承反染東脣男

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釋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於是出此七族流行本嗣真于嶺南餘皆貶爲倉

密牒按訊

蘇珦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

珦推之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司雜訊朱子奢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操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甚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一不如所言請死鞫報礼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二者不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推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瞿而不敢申矣詔可

宰相同訊

姚紹之武三思丞僭不軌玉司皎等謀殺事竟

外二十二

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勅一一李嶠等一一執政畏禍驪滅無所問囚囁曰宰相有附三思考嶠等數附承嘉耳

御史覆訊

宗室皋字子蘭授衡州刺史爲觀察

使詔劾貶潮州初

皋懼憂

日中獄具

吉溫李林甫與李適

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貌言如平常

一昔獄具

敬羽擢監察御史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効乃逃支黨環以

榜具囚惶怖

惟吏是聽

李邕素輕張說會仇人告邕珍賜死

戍邊自贖曰營初蒙訊責

繫牢戶水

隨閏輒承

吉溫推

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

事未窮

而先許贓成奏乃引囚問震以裂威

鍾能辨盜

陳述

——無敢忤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

古知

浦城縣有人失物捕得莫

的爲盜者述古給之曰某廟有

至靈——爲盜者摸之則有聲不盜者摸之無聲以惟二之

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

之出驗其手皆有墨唯

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

徐有功

疏

唐季人多逆節鞠

柳宗元守道論

懲之以黜遠

訊結斷刑慘獄嚴

鞭朴括拳斬

殺之

慘

欵辨

證驗

刑法總論

欵辨諸獄結正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屬具告罪

名仍取其服辨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爲審詳違
者笞伍拾死罪杖壹伯囚辭皆獄官親聽令自通狀不能書
者典爲書之書訖讀示辭已窮盡即官典同以辟狀類合
欵唯具要功事情不得漫錄出語仍示囚詳認書字能書者
親書結欵若重罪大情已明若其餘並據招結欵免追究諸
鞫獄干證人無罪者日下責狀先放其告捕及被侵損人唯
照要功情節聽暫追證訖仍不得隨司若證徒以上罪犯人
未錄問者告示不得遠出即推盜應被追主認贓或證對者
限當日責狀先放有故官具情由稟長吏通不得過貳日
告捕及被侵損人若被主認贓證對各不得閑留如違許千連不應棄之家越訴

事類

明清

單辭

師聽

兩道具備

置對

自伏

其過莊子

置辭

漢人謂臚持節移梁王在杜曰王陽病

抵謫

一

抗拒也謫諱也謫力

一

前反

見

注

詳

不足受

公孫賀子敬聲代賀爲大僕擅用北軍錢千九

百萬發覺下獄

是時招捕朱安世不能得賀請

捕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

得安世安世京師大俠聞之笑曰

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我師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戒

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使巫祭詞詛上

不能舉

周勃

詳下有司案驗賀父子遂死獄中

前公孫賀傳

不知置

周勃下廷尉

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乃書

牘背以公主爲證

置立也

對獄辭讀木簡弓詠爲

後漢英詠爲馬賢所辟又爲太府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

死各

理無兩直自刎死二人斬悔和解涼州刺

史張視祭其

周勃

詠爲證

宋環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

至旌其子孫

弓詠爲證

周勃

將廷辨說惶遽環謂

詠爲證

周勃

詠爲證

周勃

詠爲證

周勃

詠爲證

乃詔推事

武后元年

法司反

使敢多

名

呼

詔辨狀而加者以故入論刑法志

大理丞徒以上

因與其

告以罪

名間其狀疑不伏則聽其自理唐通典

家屬

大理丞徒以上

名間其狀疑不伏則聽其自理唐通典

刑法門

申理

刑部書見前卷獄繫門

命斬仁軌

初陳倉折衝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

司以聞上怒一一一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今遣至長安而訟之仁軌曰魯寧尉曰百姓寧臣如此百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謐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謐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上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爲檢

陽詔下君集

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切爲有司所劾

等獄中書

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色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濟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謹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黃石、六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獨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貧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頭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上乃釋之

與萬均對

有旨許万均私通高

內出婦女付大理一一一辨魏謐諫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惟箔之私實則所得若輕虛則所失者重若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饑之罪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不二君之連乎上遽釋之

下士貴吏

太宗自臨丘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輕下士責吏魏謐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牙使之執杖已非後

法況以杖輕下懼元中冤

魏元忠白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上亟釋之

庶子時一張勢傾朝廷元忠嘗

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

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同礼丞高

烈謀挾太子爲嗣又明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

忠等辨於庭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初爲許之至是迫

使言狀不應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

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謂

元忠之冤

后悟其誤

白崔年冤

崔寧爲牙將事裴冕被謫朝廷疑

其冤使者問狀寧部兵驚耳

寃使者從囚以還

李元素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

以聞

令狐蓮會盜劫輸銷於洛北蓮適與其

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掠服之亞謂斥蓮詔監察御史楊寧慶

事皆不離亞怒劾寧閭上抵罪詔元素馳按亞迎以獄告元

素徐察其冤悉一一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元素還帝

已怒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反辟是无容復見陛下

帝意解即道蓮冤狀帝

感悟曰非卿孰能辨之

崔琯字從瑾京兆尹宋

齒時人罕敢辨者琯與大理卿王正雅

周請一一一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李方元

爲江西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半

餘因方元刺審其冤一一一當不坐死

申錫注詳

出其冤

唐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冤

守大理卿

從疑其冤

崔一攝

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辟已具

從疑其冤嫌不治俄得真盜

盧岳妻分貲不及妻子妾訴之中丞盧伯欲重笞妻責不聽伯

與宰相書參其誣贊營金甫送獄半貞冤一詔三司覆治无

之出爲柳

升耳列冤

張說字道濟字文融恨恚乃与崔隱州刺史

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道岸窺伺時事冒署右職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常抗即尚書省薦之發金五戶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

帝遣高勇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蒙人以瓦器饋脫粟鹽疏爲自罰憂懼者方士還奏且

言說杜納忠於國有功帝撫然乃停

好盜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

從貢五年擢左臺監察御史馮昭泰性嚴刻人憚其強嘗誣繫相廩令李師曰二百餘家爲妖盜有詔御史覆按皆稱病不肯

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柱不爲

官盜金

袁滋字德深進詹事府司

直部官以盜金

執止其罪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累殿中

下獄滋直其冤

待御史乾元初華元令盧

以

公事誰責邑人齊說令說官人也術之搆機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機一免死而鎰坐貶哩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无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機得流鎰貶杭州司農叅軍

密疏申理

狄仁傑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

曰臣欲有所陳似

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

上疏申理

裴慶學中立加

齊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

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註崇姪賓客參收

裴慶學中立加

逮訊報可揆度一一全活數十姓

趙普

爲蘇州判官太尉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

並意其

丁全名者年七八賴以得免

錢若水，唐州推官。時富民失女，其父母訟于州，鞫子有

司獄史杖怒，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棄之水中，罪皆應死。若水

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乃引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

子——邵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朝廷以此爲若水功

當置獄吏於何地？太守歎服。

東坡吐舌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无隙。惠卿忌子瞻才高，嘗間之中，求李

定亦介甫客，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爲恨，劾

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

附南京近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簽聞鼓院投進，忽詔

徊不敢投。久之，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一一色動人

之。人問其故，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歐陽易坐降。

趙彞除知制誥，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矩力。

歐陽脩，號歸田居士，歐陽文忠公之子。妻與人淫，亂事竟，語連及脩。時脩

會歐陽陽脩，嫁爲脩從子。成妻與人淫，亂事竟，語連及脩。時脩

會歐陽陽脩，嫁爲脩從子。成妻與人淫，亂事竟，語連及脩。時脩

人皆爲之懼。彞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彞亦求去。

獄空

空虛

周成王時，國廩

衰息

漢文帝時

獄訟

哀息

前漢黃霸爲——百姓，——無重囚。

——不其獄

後漢董狐爲——全椒

令，連年無囚。

獄壞，感刺史行縣獄，無繫囚。

獄槽生蒿

齊大保初，大

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桃木蓬蒿，亞滿每

日牙門虛寂，无訴訟者。謂之神門。北宣帝紀

隋劉廣爲平鄉令，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

繫囚。爭訟無一入廷。可張羅。

大理院獄

見前鵠集

其庭

府縣寺獄

唐仁宗性仁文即位五年

大理獄空

紹

注

間——寺奏——上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指
吏強官弱民無所訴深恐此弊未革卿等更宜商量

本寺獄空

本朝孝宗淳熙五年閏六月大理寺卿具

交如等劄子——見今——二院獄空

元豐五年四月知開封府王安禮言

欲依故事稱賀詔免上表三院獄空安禮事至輒斷庭无留訟又繫待辨者一切論決於是以獄空揭諸府明僚使過見嘆息稱爲異事上曰昔由餘聘秦觀政內史瘳輦從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獄以屢空人也安礼留意吏事能駁動外吏於古無愧矣

一五

趙抃知慶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家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冒任

事諉人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

七

神道碑

杜甫南郊賦

裴棘坼而李庚西都賦吏閣丹筆臺收白簡司刑無鬼
狴牢傾

李庚西都賦

吏閣丹筆臺收白簡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鳥巢之獄云云

李白萬墳詞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怒而沉迷



蟄戶

聰馬刑草峻蒼鷹獄吏清

大蟲室地幽——閉覆盆徒照日——未驚雷

門靜雀羅開

有氣還衝斗無時會鑿

坏並駱賓王獄中詩

白日囚

朝爲青春士暮爲

月飛秋霜

庶民皆勸吳五

地囚

悲愁——何由秦廷造化悲傷

月飛秋霜庶民皆勸吳五

號蒼天裏繫靈臺精神有

折感——爲——李白古風

死囚來歸

唐白樂天七德舞

四百——獄

敲榜發姦白雲親犴獄

偷韓愈赴江陵塗中

愚暗忘身

聖主如天萬物

春小臣自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重累人是處
青山可理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出爲兄弟更結人間未
了因東坡獄中寄子由

文字爲累

平生

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聞少

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甚
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坡出獄盡掩門烏知有赦開黃昏漢宮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
死冤縱有鋤犁及田畝一旦面目見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
許先生作正言坡已未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

臺葉淒淒

柏霜

一夜

夢遙雲山心似鹿冤飛湯火命如鷄眼中牽角真吾子身後牛
丈鬼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坡獄中寄子由

